

# 落葉的根和家



# 驟雨



梅心要小弟克文送母親先回家休息，她疲憊地走出台北第二殯儀館，明天還要送父親的骨灰上墓地，然後...她希望故事就此劃上句點，一切的爭執就隨著父親的離開消逝吧！





梅心其實很愛父親，應該說，她比較愛父親。父親的身材高大挺拔，過去是個裁縫師，有一雙男人少有的巧手。梅心和弟弟們讀小學的時候，衣服和布書包都是父親親手縫製。她的書包美麗而別緻，不同於一般坊間賣的制式書包，羨煞好多同學。父親會巧心的在書包內縫不同的夾袋，讓她可以放文具用品。父親的手藝在內湖舊家附近頗為知名，她記得有一個小學男導師新婚，要父親幫忙做家裡的窗簾，在那個老師還很威權的時代，父親礙於他是梅心的導師，沒好拒絕，也就做了當是送老師的新婚禮。這件事讓梅心心裡很不痛快，很討厭那個佔便宜的男老師。



# 驟雨



除了裁縫，父親也精於廚藝，他做得一手好料理，三個孩子的便當，只有梅心的便當最特別，除了打開後看得到的菜色外，父親還會在飯中間再藏菜，有時是一個荷包蛋，有時是一塊燻魚，總會想盡辦法讓她吃便當時有驚喜，所以她每次拿到便當都要先拿筷子撥開看今天飯裡藏了什麼。她是父親最嬌寵的女兒，而在便當中找尋父親藏著的愛，是梅心成長中美麗的記憶。





母親比父親小了十幾歲，是個美容師，依附在一間美容院裡開了個人小小的工作室，由於做美容的客人都是預約時間，沒個定準，常常到很晚還在幫客人做臉。梅心記得有一晚好不容易熬到母親回來時她還沒睡著，聽到開門鎖的聲音她很興奮地跑過去，母親進門劈頭第一句話就是：「不要碰我，我剛剛做的一個客人有皮膚病，得要再洗手。」在她印象中，父母為了養大他們三個孩子，一直工作得很辛苦。

梅心是老大，因為父母常常不在家，她儼然成了家中的小母親，兩個弟弟差兩歲，吵架時，梅心是他們投訴的仲裁者；她很疼弟弟，有時候天黑了父母還沒回來，也沒晚飯吃，弟弟年紀小哭著要爸媽，梅心就唱歌安撫他們，一首又一首，直到聽到開門的聲音，通常是父親先回來。



# 驟雨



這樣的日子單純而辛苦，三姊弟大了，各有工作開始賺錢養家。父母肩上的擔子也算落了下來。父親年紀大眼力不好不再接裁縫，閒暇時間就是邀幾個老同鄉在家摸八圈。母親的工作室也早收了。

這樣平安又幸福的日子沒想到會因政府的一項德政而帶來狂風暴雨，父母臨老陷入無止盡的冷戰。

那一年，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，很多離家數十載的老榮們終於得以踏上歸鄉路，電視上播出親人重逢人事已非的感人畫面，常常令梅心看了陪著掉淚。



梅心最初只注意到父親常常在等信，只要聽到郵差的摩托車聲，不管手邊在做什麼，他都飛也似地去查看信箱。「幹嘛？你在等情書呀？」看到父親怪異的行為，她開著玩笑。父親也沒說什麼，如果拿了信通常就逕自進房間。

那一晚，梅心下班回家，還在巷口就聽到似乎是從家中傳來的，大聲爭吵的聲音，走到門口，「你一直在騙我！」她聽到母親歇斯底里的喊著。

「事情就是這樣子，妳要怎樣？這些年我對妳有什麼不好？」父親的嗓門也沒放小。



# 驟雨



驚慌的梅心推門進去，看到母親淚流滿面癱坐在沙發上，父親遠遠坐在餐桌旁。「梅心，你爸不要這個家了！」母親顯然情緒很激動，聲音是半哭半喊。

「怎麼啦？有話不能好好說？我在巷口就聽得到你們的聲音。」

「你爸要回大陸去，他不要我們了！」

梅心望向父親，只見他緊閉著嘴，低著頭不看梅心。事情在母親抽抽噎噎中，梅心總算聽出個原委。原來父親在大陸早有老婆孩子，他從來沒跟母親提過，開放探親後透過幾個回去的同鄉聯絡上了，他要回去看看他們。



「這種事你可以瞞我嗎？我嫁給你不是當你小老婆的。」

「我也沒這麼說。那邊有兩個孩子，我也不能不管，這麼幾十年了，我對他們有虧欠哪！」

那一夜，家裡每個人都心亂如麻，好好的家，剎那間變了調。父親不顧一切堅持要去大陸，母親哭死哭活就是不依。

父親還是去了大陸，從此和大陸那邊的老婆和兩個兒子開始往來，規律性的每年往返兩地。母親竟日疑神疑鬼父親變了心，脾氣變得很壞，也常常唉嘆身體疼痛，期望得到關注。父親每回要出發去大陸，母親總要哭鬧怒罵一番，到最後，眼看著無法挽住丈夫的腳，母親和父親打起了冷戰。



# 驟雨



大陸那邊也很用心，只要父親沒去的時候就不斷寫信來要錢，一下子要修房子，一下子要修祖墳，一下子兒子要討老婆。父親每次去都要帶一筆錢，積蓄花光了後他開口要兒女資援，兩個弟弟站在母親的一邊，氣父親把一個家搞得這麼難過，根本不理會父親的要求，只有梅心，竭盡所能地在提供經濟援助。



今年四月父親一趟大陸行後回來，開始乾咳，梅心起先擔心是不是感冒了，帶他去看醫生拿藥，吃了之後時好時壞。到了六月，梅心感覺父親胃口變差，原本想也許是天氣轉熱，人比較沒食慾，也容易倦怠，雖然關心但並沒有警覺。直到三個月前，父親發燒，看了幾次病都找不出原因，再拖了一個月，咳嗽開始有膿痰，看著父親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整個人瘦了一大圈，才覺得情況或許不單純，帶著父親去醫院做徹底檢查。

照了胸部X光片，醫生說父親的兩側肺部有纖維化、粟粒狀病灶與氣腫，診斷應是得了肺結核，必須住院進一步檢查治療。



# 驟雨



「爸得了肺結核，必須住院。」回家拿住院的需用品時，梅心告訴母親。

「他活該，八成是在那邊被那個女人傳染的，她們那種鄉下地方，衛生不會好，誰叫他老要去。」梅心訝異於母親對父親的恨和怨竟然累積得這麼深，結髮一輩子的夫妻到最後只有咒罵。

「這不是環境衛生的問題啦！妳要不要去醫院看看爸？」梅心不想多做解釋，這個家的氣氛全靠她這個女兒維持，她心裡也很累。

「有本事叫那個女人和她兒子來照顧他好了，我不想服侍這種無情無義的人。」這結看來是解不開了。



梅心趕回醫院去處理住院的事情，她用手機通知兩個弟弟，要他們下班後去醫院，必須有人晚上留在醫院陪父親，兩兄弟得要輪班。

父親在醫院裡住了五天，醫生用四合一抗結核藥治療，情況控制後被允許出院，只是得要定期回醫院拿藥追蹤。

「爸，你要多休息，按時吃藥，也要注意營養，很快會好的。」梅心安慰他。



# 驟雨



得了肺結核的父親，讓母親更有理由疏離他。只要父親出現的地方，母親就會以一種輕蔑的表情面對，父親在家中稍稍有點聲音，母親就發出不悅的響聲，好似父親得的是多令人嫌惡的傳染病。父親在母親面前，一反長期以來的高姿態，轉為一種幾近卑微的沈默。

一個月前，父親又開始發高燒，疲倦，呼吸短促且皮膚出現紅疹，梅心和弟弟送他去掛急診，立刻被送進加護病房，醫院診斷為急性肝衰竭，肺結核，同時泌尿道受到感染，上消化道出血。入院隔天照了超音波，醫生告訴梅心，她的父親是藥物性肝炎合併膽汁鬱滯，必須停止使用抗結核藥。



一個星期後父親可以轉到普通病房，梅心原以為情況穩定了，沒想到在普通病房住了幾天，父親突然出現意識混亂的情況，醫生判斷是肝腦病變致使神智變化，檢查再發現他的凝血功能異常，心跳加速呼吸不穩，在急救無效後去世了。

從注意到父親身體不適開始，短短三個月梅心就失去他了。對父親的去世，母親表現一貫的冷漠，任由三個孩子張羅後事。



# 驟雨



梅心紅著眼看著母親，至父親的遺體被送入火葬場母親都沒掉一滴淚，也沒有表情，是心已死還是怨太深，她也分不清。梅心有些埋怨母親，為什麼不讓父親在最後的一段時間有幾天好日子過？父親的錯不是他要造成的，那是國家歷史災難造成的人倫悲劇，誰也無力改變什麼。母親在嫁給父親的當時，難道不是愛他的？她不也為他生了三個孩子，和他共同打拚養家，那些美好的時光不能成為原諒父親的理由嗎？

父親喪禮過後不久，醫院打電話要梅心去一趟。她到了那裡找到醫院社工，社工告訴她，她的父親是使用抗結核藥物後發生急性肝衰竭死亡，應該屬於正常用藥的不良反應致死，可以試著向藥害基金會申請藥害救濟，所需相關資料醫院可以幫她準備。



梅心最後從藥害基金會領得六十萬元，她把這筆錢拿回家給母親，自從父親和大陸那邊聯絡上以後，手頭有的都花完了，身後並沒有留什麼給母親。

「媽，這是藥害基金會給的救濟金，您拿著吧！」

母親看著這筆錢，突然嚎了起來：「你這個死老頭子，我一個黃花閨女，十幾歲就嫁給你，給你燒飯洗衣生孩子帶孩子，跟著你過沒幾天好日子，你是這麼回報我的？回了大陸就忘了這裡。你在大陸娶的是老婆，在台灣娶的就不是老婆？那裡是家，這裡就不是家嗎？你現在靠的還不是我替你生的孩子給你送終，你倒好，現在兩腳一蹬，什麼都沒給我交代，還要叫我給你守寡呀，你怎麼這麼沒心沒肝呀！」



# 驟雨



「媽，爸不是這樣的人。」梅心聽了難過。

「我也不想和他這樣，但就是忍不下這口氣，如果他早告訴我他在大陸有老婆有家，我也不是不明理的人，我就氣他騙了我一輩子。」

「我想爸也沒想到有一天還可以回去吧！」看著兩鬢斑白的母親，梅心突然懂了這些年為什麼母親如此哀怨不樂，母親其實是很愛父親的，這樣的愛在面對要被另一個女人分割時，受傷的情緒轉變成巨大能量的恨，以致於到他死都不肯為他流一滴淚。



梅心回到房間，提筆給對岸寫了一封信，她在開頭稱呼寫下「大哥」，她知道父親會喜歡她這樣稱呼，內容簡單的報告父親的惡耗。她了解父親的心，他是真的很愛這個家，只是，那邊是他的根。

